

仁及工人等均等候發薪水，但是找湯玉階就找不到人了，迄至我們離開香港，始終未發現此人，同仁等恨之入骨。湯玉階拐款潛逃，害盡了全體員工，而單獨對於我施惠港幣二百元，以濟眉急，真是稀有難得，使我感激不盡。

戰爭發生後不久，日軍即佔領九龍，隔海砲擊香港，不數日香港亦陷落。正在戰事進行時，汪幫辦住在藍塘道的寓所，房間甚大，且甚豪華，上文亦曾提及，同仁等到其家避難者甚多。其住宅在二樓，樓下是方振武住宅。方振武在民國初年亦係赫赫有名的軍閥之一，可能財富很大，能住在藍塘道的房子非有大財富的人辦不到。軍人家庭中常有自衛武器，有人說方振武的公子見日軍沿山下來行近藍塘道附近，似有逐屋搜查之勢，即開放一鎗，打死了一名日軍，其餘日軍見狀乃將該處整個樓宇包圍，逐屋檢查，等查到汪幫辦住宅時，將男的逐一入室，女的另逐一室，隨後將所有男人一一用刺刀刺死，女的均未傷害。當時遇難者有汪仲長、謝奮程（交通部總務司司長）、石壽頤（香港材料庫運務組長）、汪仲長之子以及其他同時避難的汪家男性親友，消息傳來，同申哀悼。

死之苦，出不了輪迴，就是被三毒所害。汪幫辦假如不貪，也不會把命送掉。

在戰事發生之初，有同事劉文裕（河北省保定人，是我同班同學）張國方二君亦到汪家避難，住了兩天，汪太太對他們二人表示不甚歡迎之意，因劉、張二人與汪家平日甚少接近，可說關係不密，既遭冷眼，自覺無趣乃即離開，無處可奔，只有住在防空洞裏避難，幾天幾夜，狼狽不堪。待戰爭停止，由防空洞出來各返住所，身上傳上蝨子始終未能清除，以致後來逃難時每個人都被傳染上。蝨子有其特性，身體一熱，牠就咬，渾身發癢，解除之道很簡單，由內衣內褲起把整個衣服換一套新的，自然就清除了。逃難期間又在冬天，洗個澡都不容易，更談不上換衣服，而且幾個人同住在一齊，必須每個人都換衣服才行，有一個人不換，其餘甯想乾淨。戰爭停止後日軍陸續開進來，違紀之事時有所聞，人人自危，深知亡國之痛。香港不能久居，只有設法逃回到大後方（重慶）才能生存，可以說日坐愁城，聽候命運的安排。

其中謝奮程司長聽說本來已避入床下，原可逃避死亡，不知如何是神差鬼使，正當日軍檢查之際，他在床下咳嗽了一聲，日軍發現床下面還有人，就把他拉出來一併刺死。汪仲長被刺後尚未立刻死去，此時適電話鈴響，汪尚可起來接電話，知道是友人打來的，只說了一句：「你快來救我」，就倒下去了。他的友人趕來把他送到醫院亦未能挽回其生命。後來聽說日軍走後，流氓隨之而來，把沙發都用刀子割開，裏面都裝滿了港幣一百元紅色大鈔，全部掠掠而去。因此就聯想到佛說財產為五家共有，汪幫辦果能在富足之時以其財產十分之一作功德：布施、放生、印經、供養三寶，我想他的命運也會逢凶化吉、遇難呈祥。印光大師開示的印經利益其中有「常得吉神擁護，一切瘟疫、水火、寇盜、刀兵、牢獄之災悉皆不受。夙生怨對咸蒙法益而得解脫，永免尋仇報復之苦。」汪幫辦是我的長官，雖與我意見不合，且現已作古，我又焉能污讒古人。佛法中常說煩惱無量無邊，歸納之分為二十六種類，其中六種為根本煩惱，其餘二十個名隨煩惱。這六種再歸納之為三毒，即貪、瞋、痴。再歸納之只有一個貪字。貪不到才生瞋，自無始以來受生

和勵吾詩禪聖敏智法師百字偈
並求家楨真覺諸居士 顧一樵

無緣解深密	有緣到經堂
為赴詩禪約	訪寺在殊方（紐約大覺寺）
法師號敏智	講席不尋常
難忘根本智	世事歎茫茫
難悟如如智	人心益惶惶
道安講般若	本無義歸航
慧遠非空有	諸法因緣昌
寂滅非真性	眞常妙智藏
一如非二如	如如根本彰
一如分二如	如如仙露管

（註）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，訪紐約大覺寺，適逢敏智法師講「解深密經」已畢。後與敏智法師勵吾詩禪及家楨真覺諸居士共進素齋。